

## 美在耕耘

——读《涅槃》有感

岳灵心

对于一个喜欢风花雪月、“偏食”爱情小说的女性读者来说,镇海炼化作家邹元辉的长篇小说《涅槃》,这样讲述企业改制分流、故事比较刚硬的小说,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阅读兴趣。但是,拿起来随手翻翻,就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

越读越觉得作品不简单,对作品之美也感受得更多。

小说的结构很美。小说通过起承转合构建起国有企业改制分流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形成了博弈关系:从李默海的入狱到新兴江管理方式的实施,从石耿耿最初“不自愿”到后来的“愿意来”,直至最后主动要求开除,从梁副市长、乔康等人的笑脸到后来的变脸再到钱凯俊等人的帮凶角色加入,从游敏、方长生等人最初不配合、不理解、不支持到后来的转变观念、积极融入、爱国爱企,从专利申请到和盛公司设备内漏时长海等人积极应对,从史芳跳楼到全球首台600吨绕管式换热器因图纸被偷遭遇不测……一环紧扣一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作者通过文字体现内在矛盾和外在冲突,写出了情节曲折的逻辑链条。内中,涉及政治经济学,也有市场经济学,更有复杂丰满的人性,令读者深思。

小说的情节发展可谓惊心动魄、此起彼伏。一是有重大历史事件作背景:2008年奥运火炬接力、神舟七号飞船及年轻团队、台海局势、美国总统选举、中法建交50周年、舰载机起飞、2020年的新冠疫情……这些,看似无意,实则有形,无时不影响和左右着小说人物的所思所为,也昭示了作者运用“冰山”理论呈现历史巨变的娴熟功力。二是在多个领域有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技背景作支撑:历代皇帝如刘邦、康熙、雍正等对人才的看法,“七”和“柒”的寓意,绕管式换热器技术的发展趋势,日本某公司液压大闸维修的技术探底,道达尔公司全球供应商资格的严苛审核,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召开……这些都于无声处驱动着故事发展,闪烁着人文之光,体现了作者广博的观察视野和深入思考。

全书洋溢着人性之美。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数十人之多,有正面的、反面的,有大人物、小人物,有掌舵的、跑腿的,有不畏艰难负重前行的,举拳反对背后使刀的,有最先捣乱后来理解支持的、起先支持最后却暴露丑陋真目的,有奋发有为颇具真性情、态度不明朗却爱国爱家的,有喜剧色彩的、悲剧意味的……其中重要人物有一二十人,灵魂人物只有一个:郝兴江。众生相中,通过对话、独白、动作、表情、动作制造了矛盾、凸显了人物性格、展示了欲望和矛盾心理,描述了人在面对生存与价值两个终极命题时所持的不同态度。无论是正面回答,还是迂回展示,小说浓墨重彩地讴歌了变革中的人性之美,读后令人澎湃不已。

作品对中心人物的塑造尤其值得称道。管理之道在于知才、用才。深谙此道的“1号主人公”郝兴江四分静气、四分贵气、两分豪气,大情怀、大格局,懂策略、敢担当,无惧风险、勇于逆行,人格魅力呼之欲出。

小说中虽有对抗压制,但终掩不住向上光芒;小说命题很宏大,切口却小巧。小说笔下人物辛勤耕耘,获市场青睐,实现涅槃。石化作家邹元辉辛勤耕耘,获读者认可,亦得名推举。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美在耕耘。

## 书评杂谈

时代脉动  
文化传承时代脉动  
文化传承时代脉动  
文化传承

## 【摘要】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今天,更有千千万万奋斗在农业科技战线的工作者,延续起宋应星和袁隆平等古今人士“让天下的人都有饭吃”的梦想,从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出发,用更先进的技术造福更多人民。

## 张欢

## 袁隆平和宋应星的两次“同框”

“我梦见我们试验田里的稻子,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个人都可以在稻穗下乘凉。”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期《天工开物》缓缓拉开序幕。在剧情演绎中,1961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站在湖南安江农业学校一片金黄的试验稻田中,为了他所讲述的梦想躬下身子,选苗育苗。

而另一头,明代的宋应星身处在江西农田绿色的秧苗之间,躺倒在田埂上,手枕颈下,灯光如同灿烂,打在他年轻而又傲气的脸上。他说,他也有个梦,禾下乘凉梦。年少的梦想,耗尽他一生心血,宋应星最终写下三卷十八篇的《天工开物》,这本书被视作“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

这两个场景本应间隔300年之久,区隔千里之远的空间,但他们共同的梦让彼此同频共振。《典籍里的中国》以舞台为媒介,通过精巧的调度,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讲述《天工开物》的故事,让古今两代的学者在同一个维度构成一组关于禾下乘凉梦的历史对话。于是,宋应星与袁隆平在舞台上有了两次“同框”。

第一次“同框”讲述他们共同的初心:让天下人都有饭吃。《天工开物》第一卷卷名《乃粒》,引自《尚书》“蒸民乃粒,万邦作义”。宋应星

## 【摘要】

古今中外,正是有徐霞客这样敢于突破窠臼,提出“不可能之可能”的先驱,人类的认知才可能不断突破所谓的极限。

## 孔煜也

## 以“山川之身”存世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当徐霞客在少年时豪情万丈地立下这一人生志向时,他这辈子就注定要以“山川之身”存世。但徐霞客或许没想到的是,凭借布衣之身、凡人之足,他不仅跨越了碧海苍梧的距离,更穿越古今不朽的时间之海,几百年后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大浪淘沙,许多王侯将相都未能在历史上留名,徐霞客一介布衣又凭什么为人称道至今?《典籍里的中国》第八期《徐霞客游记》用一台大戏为我们娓娓道来。

不考科举,不求功名。在徐霞客生活的时代,这样的选择需要极大的勇气。徐霞客少年时直言自己志在“朝碧海而暮苍梧”,15岁童子试落榜后竟直接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主流道路。在父母的鼓励下,他遍读古今史籍、地方志、山海图经、游记等,一心为将来的游历做准备。

18岁时,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他守孝三年后戴着母亲亲手缝制的“远游冠”开启了一生的传奇之旅。

之后,徐霞客凭一介布衣之力,攀峻岭、跨海湖,足迹遍及如今的21个省、100多座城市。然而,与今天的旅游不同,他当年所到之处大多未经人为开发,有些地方也无前人曾到过,只能靠自己用双脚一寸寸丈量,艰难险阻不一而足。

攀上当时人们公认的黄山最高峰天都峰后,徐霞客远望莲花峰,却觉得莲花峰似乎并不逊于天都峰。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他决定登上莲花峰,仔细比较后,得出

##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本版推出《时代脉动文化传承》栏目,展示优秀文化作品,介绍传统文化典籍,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敬请关注。

## 跨越三百年的禾下乘凉梦



图为《典籍里的中国》第二期《天工开物》中,宋应星从古代穿越到当下和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握手对话。

将“乃粒”列在卷首,将“珠玉”放在最后,在编辑上体现他“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大国。然而,由于过去生产力有限,封建制度主导下,“遍身罗绮者”中的权贵衣食无忧,“家田输税尽”的农民拾穗充饥。文人志士吟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悲叹“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汲汲寻求“大同社会”的有效方案。宋应星不仅仅读万卷书,更是行万里路,屡次赶考的经历让他看到世间万象、民生百态。他从应用技术中寻求实现理想的路径,通过对技术的书写,为发展农业生产力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录。

袁隆平亦是如此,面对那个时代的粮食问题,立志用农业科学击败饥饿威胁。他所研发的杂交水稻技术,与《天工开物》中养蚕业的杂种优势利用,依靠共通的科学依据。两人在屏幕上共话禾下乘凉梦,寻求科学技术层面上的道路不谋而合。

第二次“同框”见证300年后的发展:实现亩产3000斤。终幕,撒贝宁带着老年宋应星穿过时空的横桥走到300年后的今天,走进袁隆平的试验田,见成熟的稻子粒粒金黄、颗粒饱满。从明朝的亩产500斤,到今天实现的亩产3000斤,宋应星见证了数字的跃迁,感慨万千:“天下人衣食富足,梦想成真了,我无憾了。”

宋应星与袁隆平的握手无疑令人动容。作为先行者的宋应星著书立作,传播科学技术和方法。而袁隆平作为后来者,汲取前人的智慧,用一年复一年的播种,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终于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培养出高产的杂交稻。宋应星与袁隆平一衣带水,一脉相承,两人相对,无须言语。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已是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袁隆平所赠一捧稻穗也已是感念前人最好的物质回馈。

## 发展劳动者的科学技术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写:“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说起来,宋应星可以算是明代的非典型文人。历朝历代,多的是屡试不第的书生陷入失利。宋应星六次落第,耗尽青春,但他与他读书人不同,在追求同考功名无关的知识、求索与劳动者息息相关的

技术、求索与劳动者息息相关的

## 《天工开物》简介

《天工开物》由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丁丑),共三卷十八篇,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黄、烛、纸、兵器、医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

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著作,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

学问中,获得了更伟大、更有利于人民的成就。今天的我们不再记得万历四十七年的会试中是谁拔得头筹,但宋应星的名字,却伴随着他所著的《天工开物》,名垂青史。

宋应星第一次赶考,意气风发。历时五月,行程万里,一路所见都是实用之学问。在哥哥和朋友的支持下,他萌生了为实用之学著书立作的想法。然而天不遂人愿,科举仕途倍为坎坷。宋应星六上公车十六年,六次落第,却看到世间万象、民生百态。宋应星与袁隆平一衣带水,一脉相承,两人相对,无须言语。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已是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袁隆平所赠一捧稻穗也已是感念前人最好的物质回馈。

在《天工开物》中,处处可见宋应星所书写之技术,源于劳动者,用于劳动者。他大力批判:“纨绔子弟,以嬉衣视笠蓑;经生之家,以农夫为诟病。晨炊晚饷,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万里长城不是秦始皇的功绩,而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当时的富家子弟、读书人饱食终日,却忘记了粮食从哪里来,尽是鄙薄农夫。而《天工开物》正本清源、追根溯源,描绘130余项技术工具,附上123幅插画,精细描摹农

学知识,获得了更伟大、更有利于人民的成就。今天的我们不再记得万历四十七年的会试中是谁拔得头筹,但宋应星的名字,却伴随着他所著的《天工开物》,名垂青史。

在《天工开物》中,处处可见宋应星所书写之技术,源于劳动者,用于劳动者。他大力批判:“纨绔子弟,以嬉衣视笠蓑;经生之家,以农夫为诟病。晨炊晚饷,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万里长城不是秦始皇的功绩,而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当时的富家子弟、读书人饱食终日,却忘记了粮食从哪里来,尽是鄙薄农夫。而《天工开物》正本清源、追根溯源,描绘130余项技术工具,附上123幅插画,精细描摹农

业、手工业生产一线的生动场景,记录下几千年来,劳动者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所创造的精湛技法,为劳动者正名。

《天工开物》通过宋应星这位科学家的书写,让劳动者的技术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已是极大的进步。然而《天工开物》的书写止步于静态的描摹,进一步可以追问的是,劳动者和科学家可以如何动态合作,推进技术的发明、改造与创新?袁隆平生活的时代,科学实践以“科学大众化”为路线,提供了历史的一项解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科学家与农村、农民紧密相连。当时,国家高度重视对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不断探索形成完整的“四级农科网”,即从县到公社都设有农技站,农业技术人员活跃在农村,扎根农业生产一线,承担着示范、推广新技术、新品种等工作任务。此处的农业科学超越了精英化、建制化的范畴,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地方性知识、日常经验纳入其中,从而构成更具弹性的本地知识体系,形成从田间地头到科研院所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良性循环。在这“村村都有试验田、学校都有实验课”的农村环境下,催生出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为天下人的吃饱穿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杂交水稻并非我一个人的成績,而是整个科研团体的成績。”这是袁隆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国家的农业科学家并非个人主义式的英雄,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务实者,通过与劳动者的紧密结合、踏实刻苦的研究,取得万众瞩目的成就。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今天,更有千千万万奋斗在农业科技战线的工作者,在社会、技术条件更为充分的环境之下,延续起先辈们的禾下乘凉梦,从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出发,让更先进的技术造福更多人民。

## 快意霞客尽此生



图为《典籍里的中国》第八期《徐霞客游记》中,徐霞客登上苍梧山之顶,实现少年志向。

## 以实践求真理真知

“从左上,石峰环夹,其中石级为积雪所平,一望如玉。蔬木草苔中,仰见群峰盘结,天都独巍然上挺。数里,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容着趾。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

这是徐霞客《游黄山记》的一段文字。为登上黄山,他用拐杖在冰上一阶一阶凿出了落脚之地。黄山上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景点都是由他第一个发现并记录在册的。

说到这里,徐霞客看起来虽然不同于常人,但也不过是一个格外能吃苦耐劳的旅游爱好者罢了。如果仅仅是这样,他也不会流芳后世。或许,他登上黄山之后的故事能提供一个更好的答案。

攀上当时人们公认的黄山最高峰天都峰后,徐霞客远望莲花峰,却觉得莲花峰似乎并不逊于天都峰。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他决定登上莲花峰,仔细比较后,得出

结论:莲花峰才是黄山最高峰。徐霞客这一论断违反了人们的常识和古人的判断,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被证实,一直未能得到认证。

《典籍里的中国》安排了这样的一幕,撒贝宁扮演的现代读书人穿越历史,来到了晚年徐霞客身边,告诉他,后世用最精准的科学手段已经证实,莲花峰比天都峰高54.8米,确实是黄山最高峰!

54.8米,以人类渺小的身躯去观察和丈量高山之间如此微小的差距,需要怎样的精心与耐心,需要多么丰富的知识经验积累,又需要多么强烈的求真求知之心?徐霞客却孤身做到了。

正是这种敢于质疑成规的求真求知之心,以及更重要的,以不懈实践去验证新想法的勇气与实干,使徐霞客超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旅游爱好者”或者“文艺青年”的范畴,成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旅行家、地理学家与文学家。

以实践求真知,这是徐霞客30余年遍访高山河海的宗旨。他钻研

洞,考察了上百个洞穴,成为中国最早以近距离观察指出岩洞与钟乳石形成原理的岩洞学者,破解了暗黑岩洞的鬼神之说。他寻河道,纠正了许多史书误记,提出长江源头并非《禹贡》所记载的岷江。

追溯长江源头是徐霞客一生的愿望,然而,晚年受足疾折磨,他未能完成心愿就已经不能行走。

《典籍里的中国》再次通过穿越历史的撒贝宁带着徐霞客来到多媒体技术构建而成的三江源,从登山考察队员那里要来一杯长江水,与徐霞客相敬共饮时,“朝碧海而暮苍梧”的豪情壮志终于在历史的碰撞中实现了。

风尘仆仆的考察队员,奔波半生寻求长江正源的徐霞客,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却因对母亲河共同的热爱、对真理相通的渴求而穿越时间长河的阻隔,在那中华母亲河的发源之处久居共鸣。

徐霞客之为传奇,正在于此。如他所说:“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舍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履,穷河沙,上昆仑,困难,是这些逆行探索之人共同的命运主旋律。半生旅迹,徐霞客攀附在峭壁上回望过万丈深渊,迷失在丛林里听过野兽嚎叫,遭遇过强盗痛失挚友,50岁出头便劳累过度沉疴难返……少年时满怀豪情下“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徐霞客恐怕也没有想到,为了这少年壮志会经历一生坎坷磨难。但他想,他不会后悔。

毕竟,自古以来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不计其数,却如过海云烟,但朝碧海而夕至苍梧的快意霞客却仅此一位。

●社